



公主[👑]无敌乱长安

GONGZHUWUDI LUANCHANG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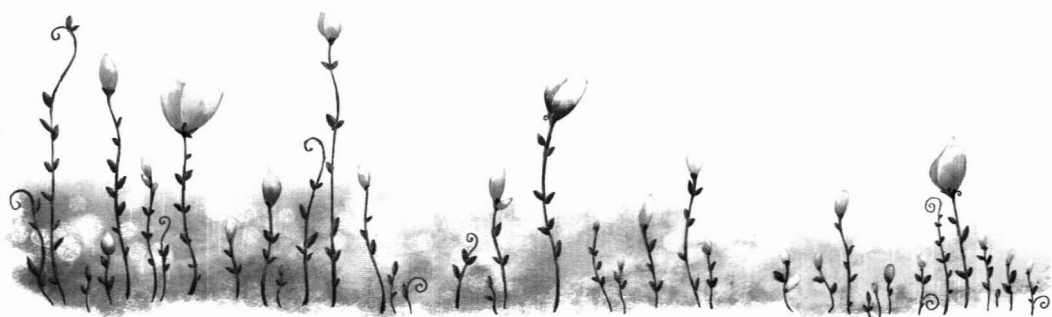
桂圆八宝♥著



☐ 华文出版社

大唐开元盛世前的那段血雨腥风，无敌公主的传奇故事！





公主^冠无敌乱长安

桂圆八宝♥著 GONGZHUWUDI LUANCHANGA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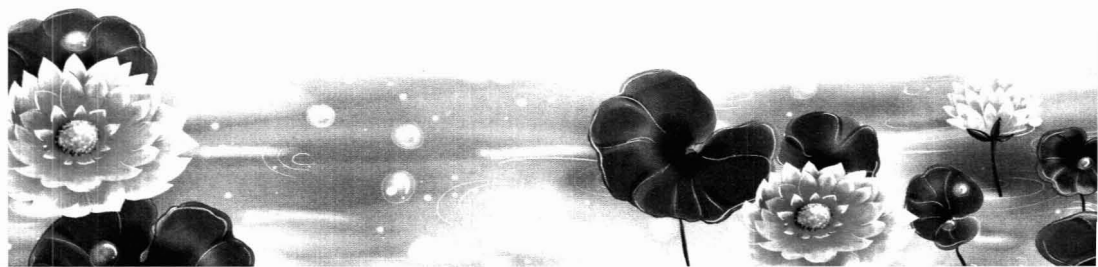
公主^冠无敌乱长安
GONGZHUWUDI LUANCHANGAN





若耶溪旁采莲女，笑隔荷花共人语。
日照新妆水底明，风飘香袂空中举。
岸上谁家游冶郎，三三五五映垂杨。
紫骝嘶入落花去，见此踟蹰空断肠。

——李白



公
王
无
敌
乱
长
安

GONGZHUWUDI LUANCHANGAN

桂圆八宝
♥ 著

W 华文出版社



目录

CONTENTS



001

Chapter 01 乱长安

115

Chapter 02 塞北情

150

Chapter 03 皇妃策

21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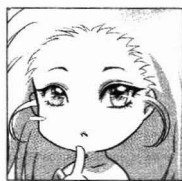
Chapter 04 帝王恨

288

The end 小岛上的日子

293

Special 繁花似梦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公主无敌乱长安/桂圆八宝著.-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08.8
ISBN 978-7-5075-2378-2

I.公… II.桂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120526号

公主无敌乱长安

著 者: 桂圆八宝

责任编辑: 李庆 彭雪 魏燎

特约编辑: 四喜 央

责任校对: 华一

出版发行: 华文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55

网 址: <http://www.hwcb.com.cn>

电子信箱: hwcb@263.net

电 话: 总编室 010-58336255 发行部 010-58336270

责任编辑 010-58336259 58336193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环球印刷 (北京) 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×1330 1/32

印 张: 10

字 数: 170千

版 次: 2008年9月第1版

印 次: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978-7-5075-2378-2

定 价: 23.8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



Chapter 01 乱长安
LUAN CHANGAN

长安，北上长安。

在古斯国的传说中，长安城有美酒如池，有金银如海。
所以跨过了这片大漠，就是人间仙境。

风卷着狂沙打到脸上，每一步迈出去都觉得万分艰难。

这已经是第十一天了，似乎已经闻得到中原的酒香和脂粉的气味，
风沙却大得迷乱了眼睛。

一行车队由古斯国前往大唐，行程上万里，终于渐渐靠近了魂牵梦绕的长安城。

“国师，这再往前走，还有多远啊？”

老人回过头来看着年轻的将军：“没多远了，再走两天一夜，就该到了。”

“两天一夜啊……”将军长长地吁了口气。

黄澄澄的天空似乎永远都望不到尽头，那传说里梦境一样美丽的地方到底是在哪里呢？

他正眺目远望，忽然听到“咯”的一声，车辙陷入了沙地里。

年轻的将军和一行侍卫纷纷下马，到车前查看。

这时候有少女从车帘后探出头来：“公主刚刚有旨，问车怎么不走了？”

“回秉公主。”有人高声回答道，“车陷在了沙地里，走不动了，要等这阵大风过去了才能上路。”

少女回过头跟车里的人说了些什么，一会工夫又回过头，“公主有旨，说‘滚你妈蛋，这种地方不安全，抬着走也得往前走’。”

被称做国师的老人咳嗽了一声：“你告诉公主，‘滚你妈蛋’是骂人的话，让她不要随便乱讲，等她见到了大唐皇帝，会被笑话。”

少女又回过头去跟车里的人说，过了一会儿又探出了头来说：“公主有旨，‘敢笑话老娘，让他去死’。”

不知道是风沙太大，还是别的什么缘故，所有的人都连声咳嗽起来。

年轻的将军捂着嘴，从指缝间流露出来的声音像皮球泄气一样。

少女低下头就能看到他的脸，忍不住轻声说：“连将军，你听，那是什么声音？”

将军以为少女是在嘲笑他，就敛了笑容抬起了头来，但是这一瞬间，他也听到了那种奇怪的声音，和着风沙，马蹄敲打着地面如雷震耳。

走在前面的人已经望见了一片片黄沙腾空而起，好像是暴热的天气里蒸腾而上的一层薄雾，那后面千军万马，直扑向车队而来。

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情形惊呆了。

忽然国师高呼：“不好，有匪徒，保护公主！”

将军和侍卫们一拥而上挡在了车前，“哗啦”一声亮出了兵刃，那一行人马却完全不为所动，像夜行的狼群一样扑了上来。手中雪亮的长枪直刺前方，那些侍卫挡不及，当场被长枪刺穿。

最前面的侍卫如同被镰刀切过的麦子一样齐刷刷地倒了下去，一时间血喷如泉，染红了大漠黄沙。

“不好，这些人不是普通的匪徒。”国师向那将军怒吼，“快带公主走！”

那匪徒中当头一人已经向公主所在的车马扑过来。

雪白的劲装在黄沙血海中依然纤尘不染，在半空中如同仙人滴降一般。

将军举刀抵住那人的攻击，抬脚往那马上一踢，他靴子上的马刺狠狠刺入了马的身体里，鲜血喷出来，那马嘶吼一声，拉着陷入沙土中的车拼命往前挣扎。

白衣匪徒一见情形不对，长枪横扫过来，想截断缰绳。

年轻的将军看自己的人一批批倒下去，在这些有备而来的屠刀之下如同菜板上的鱼肉，再耽误一会儿，恐怕连公主也不能够保全，拼着挨那白衣人一枪，用半边身体硬生生地扛起了车马。

那马正挣扎着，忽然身后一轻，车终于从沙土里挣出来，“呼”的一声就向前奔去。

白衣匪徒避之不及，竟被撞了一个跟头。将军扑上去压住了他。那人的武功远在将军之上，长枪一挺，自他胸前一穿而过。将军一口血喷

出来，却仍死死地抓住了他的长枪，令他不能脱身。

白衣人一脚踢飞了他：“真是贱人贱命！”

随手抓过自己的马匹，直冲着那车马追过去。

车马跑得再快，也比不上白衣人的宝马名驹，奔出数十里之后，眼看着距离越来越近。

车中的少女吓得大哭起来：“公主，公主，那人追上来了，怎么办，他追上来了，我们要死了……”

她长得俊秀美丽的一张脸，哭起来如同梨花带雨，抱着公主死不松手：“阿笙不想死啊……”

“滚……”公主被她缠得不耐烦，一手甩开了她。

“阿笙真的不想死啊，阿笙还小，只有十五岁……家里还有爹娘……”

“去死！”公主听她哭得心烦，“老子又比你强多少，好不容易弄了个公主当，还没得到什么好处就给发配出来……”

少女自窗子里看见那人已经靠近了车马，吓得人也糊涂了，反反复复地念着：“我不想死不想死一点也不想死……”

公主恨恨地想：你不想死，我还不死呢。但见她哭得可怜，毕竟还是不忍心：“把衣服脱下来！”

少女一呆。

“快，听到没有！”

“可是……可是公主，我是女的。”

“废话，难道我还劫你的色？”公主挥手抽了她一记耳光，打得她七荤八素，“他们不是普通的劫匪，是专门冲着我来，要是运气好，说不定会留我一条命……我们把衣服换了，你就能活下去……”

“可是那样……”

“哪里来的这么多废话，你不是不想死吗？”公主抓住她衣服往下一扯，又把自己的衣服胡乱套在她身上，少女本就生得俊秀，比她的样子看起来更像个公主，“记着，要是能活下去，一定要找到大唐的皇帝，把我那个破爹说的那些话说给他听……”

“可是……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个屁呀！”

两个人正纠缠着那人已经逼到了近前，纵身而上，抓住了马的缰绳，从车窗将半边身子探进了车厢。

公主抄起簪子冲他刺过去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，竟敢冒犯我们公主！”

那人一把抓住她的手，往后一推，她哪里敌得过他的力气，整个人倒在了少女身上，趁这会儿工夫，猛地把车门打开，抱着少女向车下跳去。

少女尖叫：“救命啊！”

那白衣人身轻如燕，捞住少女，提到车顶。

手中长枪却扎向公主，她只觉得胸前一阵穿心剧痛，那长枪已经透了自己的身体，她不可置信地盯着胸前那杆碧血银枪，抬起头来狠狠地瞪了那人一眼。

那白衣人俊秀绝伦的容貌就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。

她终于双手一松，仰面从车上掉了下去。

车马呼啸而过。

大漠风沙重，一层层的黄沙瞬间就掩盖了她的身体。

长安，长安。

长安大道连狭斜，青牛白马七香车。玉辇纵横过主第，金鞭络绎向侯家。龙衔宝盖承朝日，凤吐流苏带晚霞。百丈游丝争绕树，一群娇鸟共啼花。

梦里的长安是人间仙境。

要去长安，要见到皇帝，有太多太多的事，她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埋在了这万丈黄沙里。

头顶的天空一直都在动。

车铃声声入耳，清脆得像美丽的少女哼唱出来的歌。

天堂？还是地狱？

她睁开眼睛，又慢慢闭了一下。

“还好，活着。”钢针从她额头上拔出，抛在了银盘上，“叮”的一声轻响。施针的人哈哈大笑，“没想到我这三脚猫的手段，竟还救了一条人命。”

公主抬眼看到那个人，一头长发没有束起来，在腰间被大漠里的风吹得凌乱不堪，衣服已经破旧了，却因为星辰般闪亮的眼眸丝毫不显得狼狈。

虽然不像阎王，但有点像妖怪。

公主在心里暗暗地想。

“姑娘是哪里人，怎么大漠中就让人生生地给扎了个窟窿？你要知道，窟窿扎在胸前是活不了的，可不能让人乱扎……”

公主白眼一直翻到头顶上，要不是还不能说话，早已经破口大骂了。

“李先生。”旁边托着银盘的侍童轻声提醒，“一般被人扎到的，那都是不情愿的，没有人情愿让别人扎的。”

“我看未必。”那姓李的先生微微一笑，“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这位姑娘即便不是情愿让人扎，也一定是做了什么要被人扎的事情，如此穿心一枪，不是有刻骨的仇恨，那就是有特殊的身份了……”

看着他渐渐凑过来的脸，公主心头微微一凛。这个男子看似放浪不羁的说笑和举止，其中似乎另藏着一番深义。

忽然有人在外面喊：“先生，李先生……我家主人请您过去一趟……”

那姓李的先生回过头：“这大风天让人在沙地里蹿来蹿去，他可真会使唤人。”他半欠了身子，往车下去，忽然身后被人狠狠踢了一脚，像粽子一样滚到了地上。

“喂，你这个恩将仇报的女人！”他从地上跳起来，气得指着她鼻子大骂。

公主休养这许久已经可以动了，慢慢地收回脚来，浓眉微挑：“哦哦，照你刚才那么说，即便你不是情愿让我踢，也一定是做了什么要让我踢的事情，所谓屁股无罪，怀……怀什么来着？”

李先生哭笑不得：“是匹夫，不是屁股。”



姑娘

姑娘

怎么大漠中就让人生生的给扎了窟窿，你要知道，窟窿扎在胸前是活不了的，可不能让人乱扎……



先生，一般被人扎到的，那都是不情愿，没有人情愿让别人扎的。



我看未必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，这位姑娘即便不是情愿让人扎，也一定是做了什么要被人扎的事情……



“你这个地方……”公主指了指自己身后，“长的是匹夫不是屁股啊？”

李先生呆了半天，忽然间哈哈大笑：“说得好说得好，我李白走遍大江南北，还是头一次看见姑娘这样的妙人，‘匹夫’长来是干什么的，就是为了让别人踢的！”

他一跃下车，狂笑而去。

放浪的笑声一直到很远都能听得清清楚楚。

“敢笑话老娘没文化，等死吧你。”公主低低地骂了一声，见旁边侍童目瞪口呆地看着她，扯开嘴笑了一下，“看什么看？”

“呃……姑娘，李先生为了救你，三天三夜没有入睡，这已经是第四天了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

“虽然他笑话你，但是……心里其实还是担心你的，你不要记恨他好不好？”

“救我会报答他，可是笑话我的人，我还是会踢他的。”

侍童又呆了一会儿，才轻声说：“姑娘，我一直在猜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，衣服这么漂亮华贵，却孤身一人重伤被丢在了大漠中，是谁想置你于死地，你又为什么会招来这样的横祸，这是每个人都好奇的，并不单单是李先生会做出那样子的猜测。”

“我是公主。”

“哎？”侍童瞪大了眼睛。

公主叹了口气，觉得伤口剧痛，颓然地倒了下去：“骗你的。”

“哦，我说嘛，公主要是你这样子，皇上早就气死了。”

她轻哼，后娘养的公主没有听过吗？

可到底是什么人在大漠中狙击古斯车队？如此准确无误地找到车队所在的位置，也是熟知内情的人才做得出来的！

杀人灭口，劫走假公主，目的又是什么？

和国师、连将军相处的时间虽然不长，可他们都是难得一见的好人，就这么惨死在乱枪之下，还有被劫走的阿笙，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。